陕南的黄玉明

黄良进

陕南历来偏远闭塞。外面闹改革了，吵翻天了，这里大部分人还单只瞅守着几分薄田几台破机器，在等待。观望，徬徨。他们就好象习惯于被巴巴过日子。

改革已十年，这里仅有的几个小得可怜的企业还如一潭静水。

水在下沉。水在枯竭。

偏偏这时，有人猛不丁向水里丢进一块石子。一潭静水立时被搅动，一圈圈涟漪向周围扩散开去……

丢石人叫黄玉明。一个面目清秀爱唱京剧的中年汉子。没人想到，这个斯斯文文就差一幅琇琅眼镜的知识分子，竟有胆率先向死水扔石。

87年11月9日。黄玉明正式接管了白河县矿产联合公司。

这个连年亏损，外债59万元，职工工资凭贷款发放的烂摊子，谁接谁倒霉。

"等着，有好戏瞧的。"有人爱看悲剧。爱妻担心，"就是投石，也该选个塘嘛。"

他，三十年的坑坑凹凹跌打出一种不甘沉沦的犟性格；两年大学熔炉炼就一尊热血男儿的骨架。

有种的男儿，就该轰轰烈烈干事情。

火的热情毕竟替代不了严酷的现实。

一个伤痕累累，连绵上百里的大山矿区，怎样从衰弱破败中崛起？工人睁大着饥饿的眼睛瞅着他。

一向不抽烟的玉明身边，竟甩满了烟屁股。企业破败症结在管理混乱上。

矿联司采不出矿，其它都是屁话。数九寒天，冰雪覆地。黄玉明脚穿草鞋攀上海拔1700米矿区巡勘。五个施工区，一区缺氧，三区没人，四区村民不让挖，五区没机械，仅剩二区也是小股作战。就这幅残局还能赚钱？

贷款二十万。十万拓井。六万添置空压机。再七万新建矿区。工人定量包干，月末结帐。这一斧果然凑效。跑的工人回来了。机声响了。半年下来，采矿万吨。

大堆大码的矿石在矿区待运。五台破车跑不了几下就没气了。这样子能拉矿石？玉明又在思索车队的改革。

于是破车统统开到湖北十堰整容。下令收回物资站一年亏损七千元的生活供应车和要变卖的一辆"东风"。再咬牙置他二辆。嗬，九台车以其崭新的容姿停靠在黄玉明的眼前。他当下宣布了承包方案。

原先出走的队长黄坎余回来了。他技术娴熟善管理。黄玉明让他接管车队。

这一板斧果然厉害。砍出了六年来的新水平。十个月一敲打，车队不光偿还了贷款，建了修理厂，还盈利万元。

见着黄玉明的人说，真怪，你小子一上任，车也变跟你样漂亮了。轮子也转得跟你腿杆一样麻利了。

当过几年供销股长的黄玉明最清楚，供销好时能左右企业兴衰存亡。别看玉明大砍大杀，有时他更谨慎。细微事他都能考虑周全。他想对供销只能用"另立小灶"的办法，再利用纵向多路出击、"反弹琵琶式"等战术，就能把经营推向高峰。虽然这些跑销售的理解不来这些古怪的名词，但有一点是实，就是每人的腰包鼓胀了。真神。

按说到此该包的都包了。可偏偏黄玉明在88年4月份又亮出《关于财务承包方案》。财务科长一看，愣了。啥？黄经理你头脑莫不是出了故障？企业亏咱算亏帐，赚咱算赚帐，不亏不赚咱算平帐。外欠咱慢慢耍。自古到今，还没听说财务能承包。就算改革也革不到咱会计头上哟。

外地没包咱包。路是靠人走出来的。黄玉明口气坚定。不但要包，资金周转天数、贷款额、外欠帐回收及利润基数一样不能少。

那就试试呗。冠科长眼镜片尽管瓶底厚，可看起数码字来比原先快了三倍。资金周转也从288天／次降到60天／次，创造了安康地区的最好纪录。

玉明的板斧赛李逵。一年下来将为零的产值砍成了46.3万，利税总额24万有余，纯利润18.6万，将办公楼房从三层砍到五层。一年完成三年承包任务的240%。

几百号人被黄玉明弄得滴溜转。人们服了。

山路（木刻） 王宏

我不是我（散文）

滑翔

半年前，我回到了阔别十年的故乡。当时正值雨季深秋，原先路过我们村的公共汽车因道路严重损坏而停开，我对此大惑不解，那路原本不是一条平坦的柏油马路吗？

三十华里路程，我只好背着行李徒步行走。路越走越坏，人越来越累。沿途时有汽车、拖拉机、马车和人力车陷进泥坑，象想不通，象这样的公路为何不修复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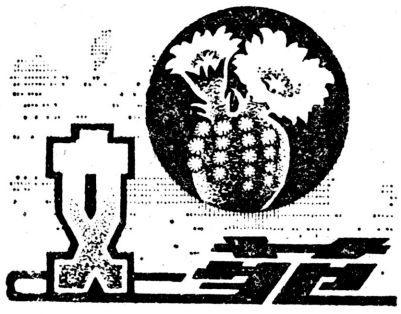
回到村上，问起此事，才知道修路的款项被县政府挪用购买高级小轿车了。乡邻们相继谈论着发生在这条公路上似怪非怪的事情。就在前几天，县长的皇冠也陷进了这条公路上的一个大泥坑。当时围观者不下几十人，没有一个出来帮忙的，为了推车，县长溅了一身泥，车轮仍然打着空转赖在泥坑里。就在县长左右为难的时候，一个青年开着大拖拉机愿为县长拖车。小车虽然拖出了泥坑，但那青年硬着嗓子非要收二十元柴油费，县长尴尬地付了钱。谁料第二天麻烦就来了，有人上门收了那青年的驾驶执照，并罚款五十元。

我愤愤不平地发了一通感慨。这时候，我的一位平时足智多谋的堂兄鼓动大伙，要联名告县长，并说我平时舞文弄墨，这张状子由我写保准能行。我答应给县长写封信吹吹风，而我的堂兄一再交代，让我用个××的笔名，口气要大，语气要硬，法律性要强。

事过半年后的今天，我意外地收到堂兄的来信。他在信中写道，全村人感谢我给家乡办了一件大好事，并说是我写的那封信起了决定性作用。他在信中说，是他拿着那封信亲自去找的县长，对县长撒谎说我是全国人大委员，某省人大秘书长，《红旗》杂志特约评论员等等。县长听了他的一番话，看着信鼻尖直冒汗，生怕把他的所做所为作为内参捅出去。所以当场表态，冬季备款备料，春末夏初集中一切力量修复这条公路。堂兄说，目前的路基处理工作即告完工。

看完堂兄的来信，我有意无意地去翻查六届人大委员名单，里面确实有一位与我写那封信时用的笔名完全相吻合的。是意想不到的巧合，还是我的堂兄对此下了功夫？于是我想起了去年写那封信时忽略的一个问题，就是我当时用的是印有省人大红头字样的稿纸，而那本稿纸是去年我列席省人大会议时组织发给的，我的堂兄很可能对此做了专门研究。

可气又可笑，可乐又可悲！这时候我说不清心里是何种滋味。因为，我不是我……



本版编辑 叶广苓

廉生威 洁生信 木名刻

事故（小说）

王涛

工地某处铁桶一般被圈了里三层外三层。有人高声骂娘，有人唉声连天，有人踮着脚尖，扶着别人肩膀往里看……一个个脸色铁青，神态惊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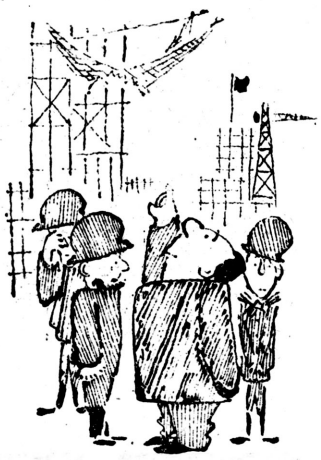
地上有一滩血，红得瘆人。一只鞋躺在砖头堆里，头顶的网孔里挂着另一只。

"经理来了——"有人说。

于是，上百张嘴不动了。"唰"地，人群让出一条缝来。

工长陪着脸拉得老长的经理，众目睽睽之下，在现场转了一圈。最后停在那里。

"小李子就是从那个窟窿里跌下来的！"工长指指空中的保护网。



经理仰头：上边果然有个桶状的洞，腐朽了的网绳向下耷拉着……

"经理，安全网早该换拉，报告打过好几回了！"工长哭丧着脸，战战兢兢地垂手立在旁边，一付可怜巴巴的样子。

经理低头看血，抬首观网，摸出一根烟叼上，作沉思状。

过了一会儿，经理眼睛一亮，转身对工长说：

"弄几条草帘子，铺到窟窿下面。"他拍拍工长肩膀，"安全第一，可不能再出事哟！"（插图）

我的朋友朱老汉（散文）

张之沪

雪似的槐花又开了，每逢此时，我就想起了你——插队时的邻居朱老汉。

你那会儿也就是五十出头吧，个头虽不大，却十分精干，套车扶犁、割麦扬场，脱坯盖房，样样拿得起，放得下，一手好枪法更是远近闻名。每逢冬三月，我这个邻居也跟着沾了光，什么獐子腿、野狼肉，锅里隔三差五总能见点荤腥。

你生性豪爽，能大碗喝白酒，大口吃尖辣子，坐席时和人打赌，竟将一老碗筷子操起打颤的肥膘肉吃凉粉般"吱溜溜"吸进肚里，把同桌人都看得目瞪口呆。

你确实不幸：老伴早亡，留下脖子上挂着个瘿瓜蛋的闺女和一个傻儿子。上门女婿进家后，又陆续添了三张吃饭的嘴，日子难熬呀。

我在山上挖地，有时远远看见你拿着给外孙买的棒棒糖，一路唱回来。那时一个劳动日只有一毛五，也确实难留住你，于是，你卖瓜贩枣挣几个油盐钱。不知谁告了密，一条麻绳捆走了你，闺女哭着求你别干了，你对着看管的民兵的枪托吐了口唾沫，骂了声："毬！"

一个多雪的冬天，黑夜早早降临到山村，你家门前忽然响起嘈杂声。天哪！你周身是血，脸色煞白，躺在用树枝绑就的担架上。上山迎围时，碰上了野猪，同伴们吓得四处逃散，你冲上去迎着野猪了一条腿，你再也拿不到榔枪……硬撑着，你拿了一条麻绳，上门劳力的工分了，上山捆柴，一气女婿的脸也越拉越长，领着傻儿子离开了家。个窝棚之下，你在山口搭了村过的去。"我傻子开了荒，岁月流水般过去。你过我再没有见过我。"直到我希望着你，知道你还活着，但我希望着有一天能见到你，还是在十七年前分手的那棵老槐树下。

本报社址：西安市莲湖路143号 邮政编码：710003 办公室、广告部电话：710819 一编室电话：27708 二编室电话：22227转 群工部：25278 陕西日报印刷厂代印